

盖之庸 著

探寻逝去的王朝

辽耶律羽之墓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石 斌

赵 英

封面设计

栾 涛



ISBN 7-81074-686-3



9 787810 746861 >

ISBN 7-81074-686-3/ K · 52

定价: 98.00 元

探寻逝去的王朝

辽耶律羽之墓

盖之庸 著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石 斌 赵 英

摄 影：孔 群

装帧设计：栾 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寻逝去的王朝/盖之庸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
大学出版社, 2004. 7

ISBN 7-81074-686-3

I. 探... II. 盖... III. 辽墓—考古发掘—内蒙
古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68248号

探寻逝去的王朝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235号)

呼和浩特市金苹果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16 印张: 10.75 字数: 200千

2004年7月第一版 2004年7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1074-686-3/K·52

印数: 1-1500册

定价: 98.00元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盖之庸同志撰《探寻逝去的王朝》一书，书稿既成，送我审阅，并请代为写序，我阅读全书，感慨颇多，于是写下这篇短文。

《探寻逝去的王朝》以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耶律羽之墓的发掘经过为主线，揭示了辽代早期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帝国，上承东胡、鲜卑，下启金元两代，开创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黄金时代，这个英武的民族，在以我国北方广阔草原为舞台，匆匆上演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后，竟像草原鹰般掠上了天际，至元代中叶，契丹族逐渐融入其他民族中。契丹族虽然消亡了，但他们创造的文明是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且影响深远，有“一代风俗，始于辽金”之说。然而与契丹人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不相称的是对辽代历史研究却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如何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从而使这段历史变得清晰起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辽代历史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辽朝书禁甚严，禁止一切文字出境，还不允许民间私刊书籍，至金代，辽代的官方文件又多毁于战火。史学家大都因为缺乏资料，从而无法将研究深入下

去，因此辽代墓葬的发掘成了弥补文献不足的重要手段。

耶律羽之墓为一座辽代大型墓葬，作为发掘成员之一的盖之庸同志将这段经历，以实录的形式，撰写了《探寻逝去的王朝》一书，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纵观该书，言之有物，考证详实，行文通俗。考古工作由于性质特殊，常具神秘色彩，加之资料整理多以报告的形式出现，因此难以普为人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考古发掘的价值，考古工作者应创作出一些雅俗共赏的图书，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最大程度地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探寻逝去的王朝》虽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的确为考古的普及化作出了贡献。

作者常年奔波在田野考古的第一线，条件艰苦，但他经过勤奋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已有三部研究水平颇高的专著出版，实属难能可贵，在此我祝愿盖之庸同志以及和盖之庸同志一样的年轻人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是为序。

刘兆和

二零零四年七月十日



追寻契丹人远去的背影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公元916年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建立了强盛的、历经二百余年大辽帝国的契丹人，都具有某种悲剧色彩。这个创造过灿烂文明的民族，在我国北方草原为舞台，匆匆上演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后，竟转身离我们而去。约

在元代中叶，契丹族消亡了。它之消亡，或许带有某种必然性，但留给我们的记忆毕竟是深刻的。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契丹人留下的一些遗迹和墓葬，去追寻他们已经依稀远去的背影。

辽耶律羽之墓意外显世

历史翻到了距辽王朝灭亡已近千年的公元1992年，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一个人迹罕至的空旷山谷，由于盗墓分子的盗掘，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意外显世，墓主人为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

堂弟，其父、兄及耶律羽之本人皆为辽国开国元勋。他在元代名相脱脱主修的《辽史》上有传，其墓葬发现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时间，发现墓葬的这个寂静山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气势恢弘的墓葬形制

耶律羽之墓考古队，在墓葬被盗掘的十天后，到达了墓地。墓地地形为一个巨大的簸箕形山谷，四周碧草萋萋，从而使盗洞中翻出的大量黄土、碎石，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据说，盗墓分子盗掘此墓时近两个月，我们组织民工，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将墓道彻底清理干净，气势恢弘的墓葬，显见在人们面前，特别是全部用绿色琉璃砖砌制的主室，为以往仅见。但由于盗掘而导致的文物破坏及历史信息的丢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也成了我们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壁画、彩绘见唐风

壁画与彩绘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墓葬四壁的绘画，后者指石门与棺床上的图画。耶律羽之墓的壁画与彩绘

多浓墨重彩，技法追比唐风，娴熟的画技，令人叹服。

人间罕有的金银器及饰物

人类自从发现了金、银这两种金属，由于它们的稀有性与抗氧化性，世界上无论是哪个国家与民族，都赋予了它不同于其他金属的特殊内涵，对它的拥有，往往成为了身份的象征或精神的不朽。在耶律

羽之墓中，也出土了许多金银器皿，至今熠熠生辉，细腻的做工和精美的图案，所体现的却是工匠们不朽的精神。

珍贵的“黑定”瓷器

瓷器，是用土做成的，却不同于土。许多人呼吁应把“瓷”当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我国唐、五代时期瓷器大体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但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的定窑，也兼烧极少量的黑色釉瓷器，人称“黑定”。“黑定”当时烧造的

数量极少，存世至今的更是凤毛麟角，在耶律羽之墓的东耳室不仅发现了大量的青、白瓷器，也出土了多件“黑定”瓷器，器形大都兼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器物特点，反映了契丹与中原的商业交流。

似曾相识是“蕃罗”

大家知道，我国中原地区是桑织的主产地，而地处我国北部的辽王朝也能出产精美的丝织品，却鲜为人知。辽地丝织品被称为“蕃罗”。据文献记载，宋王朝曾以团茶换取“蕃罗”，并以服“蕃罗”为一种时尚，对此宋廷曾明令禁止。耶律羽

之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图案繁缛、做工精良，与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墓葬中出土的几件男袍，有不少为紫色，“服紫”为当时高官的象征，这也与耶律羽之的身份相吻合。

“天下第一”契丹鞍马具

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锦》以“契丹鞍、端砚、蜀锦、定瓷”等并列，称“天下第一”。契丹人是马背民族，马背为家，鞍具为居。因此所生产的马具穷尽奢华。关于契丹鞍具，原来发现的辽墓中也

有出土，皆巧夺天工。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鞍具虽经盗扰，造成部分缺失，但仍见“天下第一”契丹鞍马具的风采。

驼车实物首次问世

宋代文人苏辙使辽时，见到了辽地许多特殊的风土人文，好奇激动之余，曾作多首咏赞的诗篇，其中“高屋宽箱虎豹姻”、“双驼借与两轮红”的诗句，所描写的是辽代的驼车。驼车又称“奚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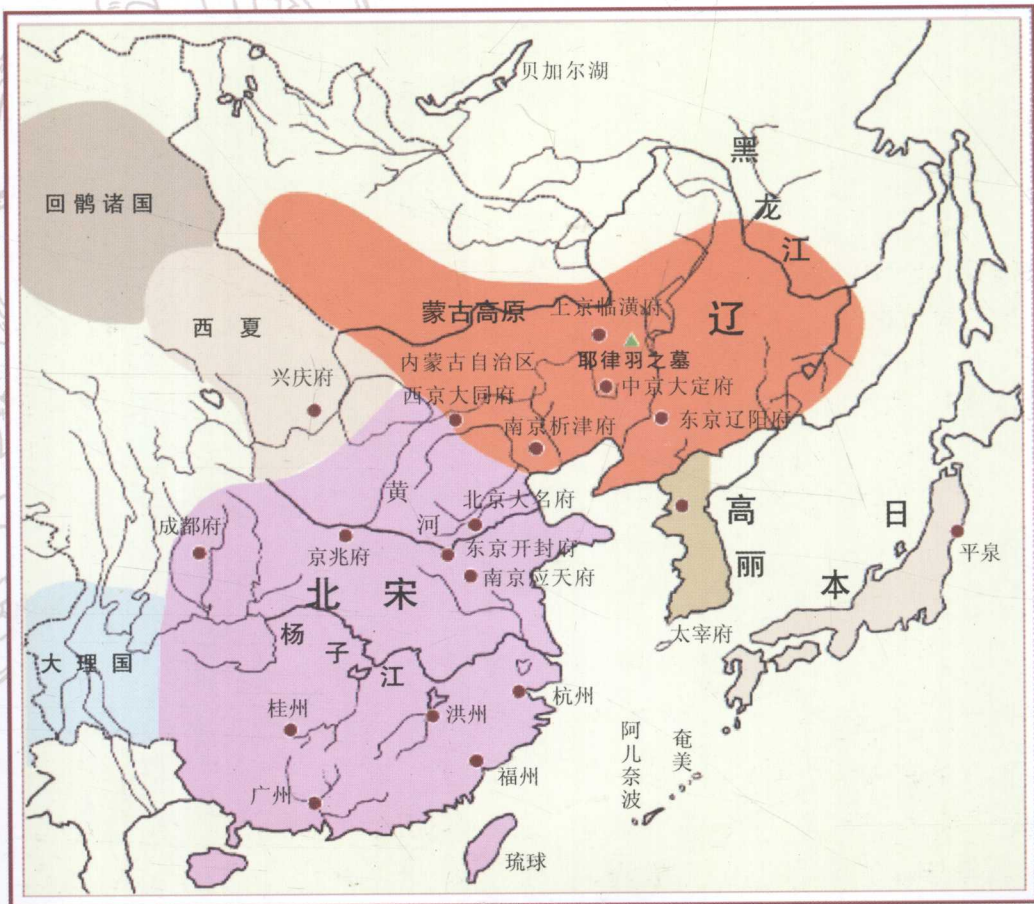
文献多有记载，在辽墓壁画中也有其形象的反映，但驼车实物却一直未见。距耶律羽之墓东约百米发现了一座砖券殉车坑，坑内有一辆较完整的驼车，辽代驼车实物首次面世。

让历史告诉现在与未来

耶律羽之墓发掘距今已逾十年，其周围又发现了辽代多座大型墓葬，并出土了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遗物，这些遗物所承

载的历史信息，似乎在告诉我们发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许多真实故事。

后 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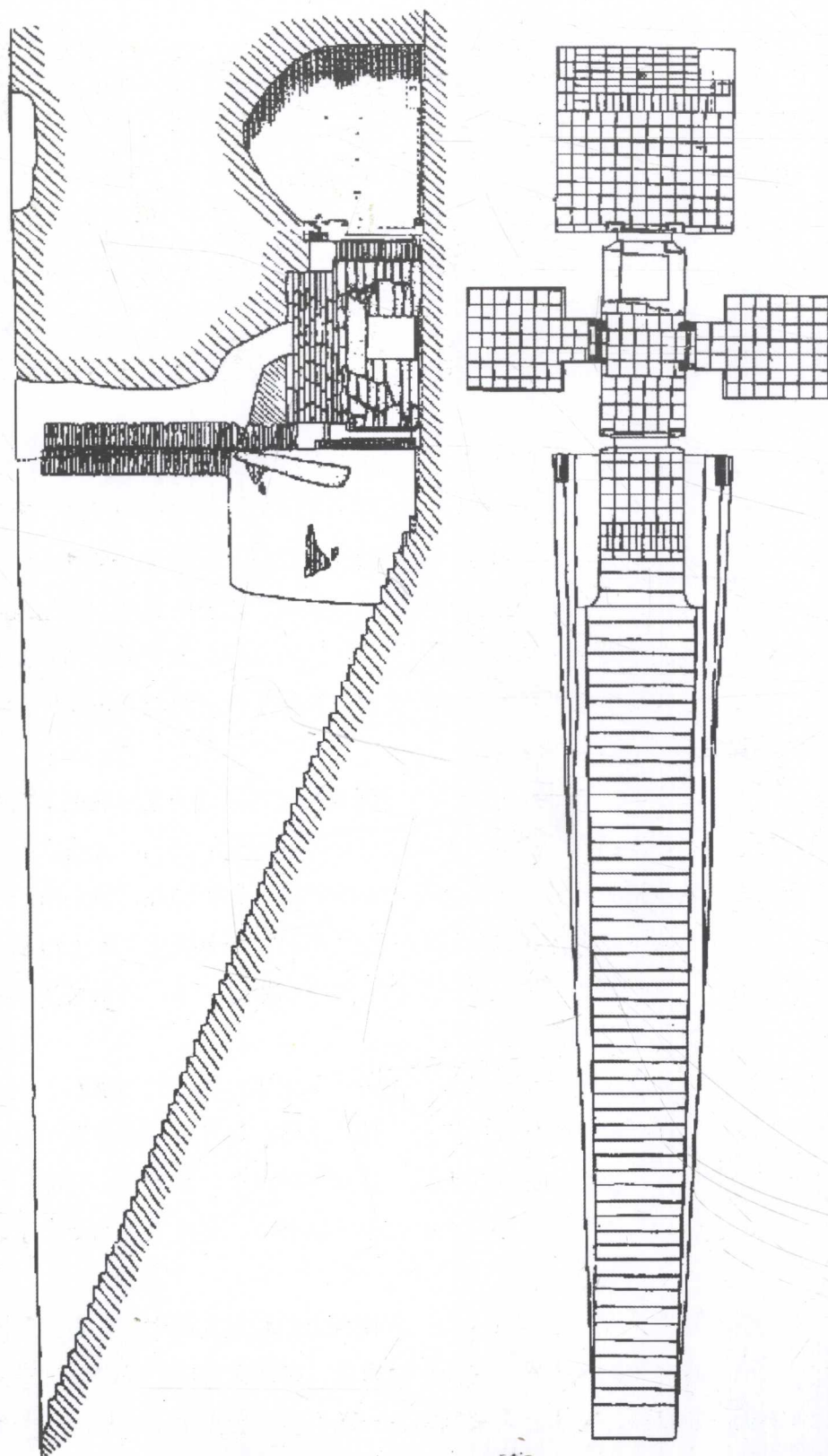
辽疆域图：辽拥有五京六府，156个军州城，290个县，属国60余。为“东自海，西至流沙，北临大漠，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帝国。

大明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辽中京故址内，本辽感圣寺释迦佛舍利塔，始建于寿昌四年（公元1098年），为八角实心密檐式砖塔，高80.32米，周长113米，为中国古塔体积最大的一座，与山西应县木塔并为辽建筑的丰碑。



辽代帝王世系表

帝王名	在位年代
辽太祖 耶律阿保机	公元916年—926年
辽太宗 耶律德光	公元927年—947年
辽世宗 耶律阮	公元947年—951年
辽穆宗 耶律景	公元951年—969年
辽景宗 耶律贤	公元969年—982年
辽圣宗 耶律隆绪	公元982年—1031年
辽兴宗 耶律宗真	公元1031年—1055年
辽道宗 耶律洪基	公元1055年—1011年
辽天祚帝 耶律延禧	公元1011年—1125年



耶律羽之墓平面圖

追寻契丹人远去的背影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公元916年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建立了强盛的、历经二百余年大辽帝国的契丹人，都具有某种悲剧色彩。这个创造过灿烂文明的民族，在以我国北方草原为舞台，匆匆上演了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后，竟转身离我们而去。约在元代中叶，契丹族消亡了。它之消亡，或许带有某种必然性，但留给我们的记忆毕竟是深刻的。现在我们只有通过契丹人留下的一些遗迹和墓葬，而去追寻他们已经依稀远去的背影。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围绕着某条河流产生的。河流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满足了生产力还颇为低下的人类童年对水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河流经常出现的泛滥、改道，从而客观上刺激了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创造的潜质，这种创造的积累，就诞生了某种文明。当一个地区的文明达到一定高度后，河流又成为这种文明向周边传播、辐射的载体和交通线，使沿岸各地区的文明进行充分的融合与交流，从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文明。如发祥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古巴比伦文明，发祥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发祥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发祥于黄河、长江的华夏文明，皆是如此。

在我国东北方也有这样两条河流——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这两条河流成了孕育我国北方游牧文明的母亲河。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大都汲取过这两条河流的灵乳，文明由发生到发展，直至走向繁荣。但由于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特殊性及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他们所创造的文明经常呈现出一种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现象。因此河流两岸的广阔草原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竞相上演的舞台——东胡来过这里，山戎来过这里，乌桓、鲜卑也来过这里，后来又皆被其他新兴的游牧民族所取代。

大约在公元四世纪，即两晋、南北朝时期，契丹人来到了被他们称为潢水、土河的西拉沐沦河与老哈河两岸。不知经历了多么悠长的岁月，到了北魏，契丹古八部逐渐形成，他们在河流两岸肥沃的千里水草地上，以聚族分部的形式，过着“随水草、就畋猎、仰酪、车帐为家”的游牧生活，由发展至强盛。“契丹”之名也始见于《魏书》，契丹人开始登上了北方草原的历史舞台。

到了隋、唐之际，契丹人陷入了北邻突厥、南面盛唐的尴尬局面中，这两大帝国的存在，制约了其发展，他们只能时而纳贡突厥，时而称臣唐朝，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艰难生息。后来突厥因汗位的争夺而分崩离析，盛唐由藩镇割据也一蹶不振。历史给了契丹族一个绝好的发展空间，时代也在呼唤和造就着契丹族的英雄，辽太祖阿保机于是应运而生。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以迭剌部夷离堇（首领）的身份取代了遥辇氏可汗，掌握了契丹的军政大权，契丹人的国家初步形成。在以后的几年里，阿保机平定了诸弟之乱，消灭本部守旧势力，并集杀另七部酋长，东征渤海、西讨奚族，终于在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契丹国，年号神册，开创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王朝。这个王朝的国号，时称大辽，时号契丹。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与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契丹人灭后晋、吞燕云，南迫北宋订立“澶渊之盟”，坐享岁贡。至此，契丹国力达到鼎盛，形成了“东临于海，西抵流沙，北逾胥胸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大帝国。

辽代几与五代共始，和北宋同终，从太祖初建，到天祚亡国，共历九帝，传国凡209年。它雄跨于长城内外，而以今内蒙古草原的赤峰市和通辽市为核心，拥有156座州军城、209县、部族52个、属国60余。并在全中国分置五京：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大同市）。



辽上京遗址
航空拍摄，辽上京
为辽之首都，分汉
城与皇城两部分，
皇城的东、南、北
三面都呈直线，唯
西墙较长，南北两
端均向内斜收，周
长为6398.63米。

契丹人所创造的文明也同样博大精深，他们创文字、建城池、冶金属、务桑织。在手工工艺、制瓷业、医药学等多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但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偏见，契丹人的成就几乎不见于文献，所能反映他们灿烂文明的，多是由于考古的发现，因此不能普为人知。但至今仍然耸立于山西应县的我国最高的木结构塔——应县木塔及内蒙古宁城县的我国第一粗塔——大明塔，还有天津蓟县之观音阁，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观音阁周围的明、清建筑多坍塌，而观音阁独存，所有这些都成了记录契丹人文明的丰碑，偏见不辩自清。正所谓：“不自视故章，不自见故明”。

契丹人的统治思想也颇有可鉴的地方，他们采用“蕃汉分治”的方法，设有管理契丹人与汉人的不同职官系统，使许多汉族士人为其所用，这些汉族士人介入到统治阶层中，又推动了契丹社会的发展。因此到了辽后的金、元两朝，曾奉辽制为“垂鉴后世”的“一代盛典”，又有“一代风俗，始于辽金”之说。时至今日俄文及拉丁文称中国为“契丹”，可见其影响的深远。

至盈则亏，极盛而衰，强大的辽帝国也未走出这个规律。公元1125年，女真族崛起，击溃契丹，最终代辽称金。一时间，契丹族成了被奴役民族，呈现出分崩离析的局面。其中部分契丹人在耶律阿保机八代孙耶律大石的率领下，向西一路过关略地，在西域（今新疆及其以西地区）建立了新王朝，史称西辽。西辽持续近百年，仍保留着契丹的风俗，姓氏也为耶律与萧两大姓，这部分契丹人被称为哈刺契丹人。西辽灭亡之后，部分哈刺契丹人来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此时的哈刺契丹人自己的风俗已不存在，而被淹没于伊斯兰文化之中。

还有部分契丹人或南下中原，或北投大漠，他们的踪影已无迹可寻。大部分的契丹人仍留居原地，被金所统治，成为金的属民。其中许多契丹人的上层人物投靠了金国，金国统治者将耶律改姓移剌，改萧为石抹，也把国姓完颜赐予他们，金代统治下的契丹人仍是一个独立民族。

元代时又将契丹上层的两大姓氏恢复，形成了耶律、萧、移剌、石抹四姓并存局面。契丹人对蒙古统一全国和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如其中的代表人物耶律楚材，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期，许多政策的制定都与他有关。

蒙元时期是契丹人在历史上分布最广泛的时期，同时也加速了与其他各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同化与融合。至元代中后期，蒙古人已把契丹人列入汉人中了，契丹族最终走向消亡。



辽庆陵壁画中契丹人形象

近来，有消息说在云南尚有一些契丹人遗裔，也有人认为今天达斡尔的祖先就是契丹人，达斡尔族经过DNA测定，确与契丹人DNA颇为接近，但契丹作为一个个体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契丹族及其所创造的文明，文献记载甚少，《辽史》也被公认为《二十四史》中讹误疏漏最多的史籍。因此辽代历史研究为学术界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弥补文献缺乏的基本手段，是对辽代遗址与墓葬的发掘。1992年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传出一个消息，契丹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被意外发现，而且该墓早期未遭盗掘，其意义不言而喻。国家文物局、内蒙古文化厅立即责成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相关人员赶赴墓地，对该墓进行抢救性清理，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本人也为成员之一。发掘该墓到现在虽已逾十年，但墓葬恢弘的形制、精美的随葬品所折射出契丹人的灿烂文明，使我至今仍感震撼并记忆犹新。笔者希望将发掘耶律羽之墓的情景尽量客观的记述，以实录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并以此纪念曾经辉煌过，但已消亡的契丹民族。



耶律羽之墓意外显世

历史翻到了距辽王朝灭亡已近千年的公元1992年，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的一个人迹罕至的空旷山谷，由于盗墓分子的盗掘，辽东丹国左相耶律羽之墓意外显世，墓主人为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堂弟，其父、兄及耶律羽之本人皆为辽开国元勋。他在元代名相脱脱主修的《辽史》上有传，其墓葬发现的意义不言而喻。一时间，发现墓葬的这个寂静山谷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辽与宋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完全对等的。从时间上讲，辽与北宋几乎为同时，另外，两辽（辽与西辽）统治的时间也和两宋相若。从历史贡献论，宋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飞跃时期，而辽则开创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黄金时代的先河。大家知道，在北宋后的几百年里，北方游牧民族女真建立的金政权与南宋长期对峙，继之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国，明后又为满族建立的清帝国。可以说，这几百年里，中国几乎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史。这些都与辽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

史学界对于辽代历史的研究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这既有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也有文献资料匮乏的制约。辽时书禁甚严，禁止一切文字出境，且不允许民间私刊书籍。至金代两修《辽史》，但当时由于所谓修史“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决，所以这两部《辽史》都未刊行，文稿又多散失于后来的兵燹战火中。到了元代脱脱主修《辽史》时，辽国灭亡已久，辽事业已生疏，几乎无直接的文献可依，只能借助宋、金的间接文献，因此谬误颇多，不能全面且真实地反映辽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辽与北宋存在的时间虽相差无几，但《辽史》的内容仅为《宋史》的三分之一左右，记载辽代历史的其他相关文献也不多，仅宋人撰《契丹国志》及一些零星的野史，这些记载也远逊于宋朝。

辽代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与对它了解的相对滞后是不相称的，这几乎成了中国通史研究中的一个缺环，这种状况曾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从清代中叶开始就有学者结合一些野史和偶尔的墓葬发现，对辽代历史进行了有益的研究探索，但他们又皆困于文献资料的匮乏而进展不大。

辽代墓葬的发掘，成了研究辽代历史重要的手段之一。辽代的大型墓葬，其中一些有墓志出土。墓志记载的多是对死者功绩的赞美与肯定，即所谓“盖棺论定”；另外还有其家族谱系、姻亲关系等，为使之常存不朽，多镌刻石上，功能与神道碑相似，只是放置的位置、形状有所差别。墓志的使用源于中原，而产生时代有所争议，现今比较通行的看法认为，其始于汉代，后来逐渐完善，并成为我国古代丧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达到一定品秩的官员及贵族